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少林見性大師見他與邵浣春兩人突然都改變了態度，竟像兩頭待宰的羔羊，心中也覺得很是詫異，對於他們三十五年前的是非曲直，他一點都不知情，自是無法加以評斷，但這兩人在武林中享譽甚久，一向為世人所尊崇，現在突然現出這份可憐相，使得他不無孤死免悲之感，乃合十垂目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金大俠是否能容老朽再說幾句話？」

金蒲孤用手一攔道：「老禪師！在下今日不取他的性命，就是看在你的面上，假如老禪師是想替他說情的話，大可不必費神了！」

他回答得很乾脆，見性覺得很難把話說下去，正在構思如何措辭時，石廣琪自己開口了：

「大師悲天憫人心懷，老朽感激無狀，但此事系老朽咎由自取，大師不必再替老朽煩心了……金大俠！你什麼時候來取老朽的性命，請先示一聲，老朽也好作個準備！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，淡淡地道：「七天夠不夠？」

石廣琪頹然地道：「夠了！夠了……」

金蒲孤立刻道：「那就好！七天之後，你自己到天目山頂上的朝陽坪，我們作一個了斷，而且你不妨多也幾個人幫忙，同時帶也帶好你的成名暗器石蓮子，我仍願給你一

個公平決鬥的機會！」

石廣琪輕歎一聲道：「老朽定必準時赴約！」

金蒲孤嘿嘿冷笑道：「我也不怕你不來！」

說完他輕輕地飄下木台，在無數人驚詫眼光的目送下，昂然地由他的來路，飛掠荷塘而去！

天目山脈在浙境交院界處，蔓延頗廣，峰巒起伏，其主峰有二，曰東天目山，西天目山，唯兩山相去甚近，巍然相對，進統一名之，又因西天目山較高，若單曰天目山而未冠以東西，則必系指西天目而言。

峰高接雲天，天目二字，亦因此而得名。八月二十二日夜，殘月依稀，斜掛天幕，寒風悲泣，淒涼哀啼，夜色被一股淒涼的氣氛籠罩著！

絕峰之巔，有一個金衣少年，正背負著雙手，仰望中天殘月，臉上透著一股特異的冷漠之色！

天交三鼓時，峰下幢幢地驚上幾條人影，少年冷眼斜睨一下，依舊不動聲色，繼續負手對月，壯似未覺！

又過了片刻，那些人影已來到他身後數丈之處，一個蒼老的喉嚨向他招呼道：「金大俠！我們來了！」

少年一動都不動，祇當沒聽見。

另一個蒼老的喉嚨又含怒叫道：「金蒲孤！我們來了！」

金蒲孤這才冷轉過身子道：「我早就知道了。」

來人中三男一女，男的是見性大師，元妙真人與鐵象先生邵浣春，女的祇有二十上下，一張清秀的臉上籠著悲哀的淒色，雙手捧著一個木盒。

第一次招呼的是元妙真人，第二次怒喝的是邵浣春，他見金蒲孤還是那付傲然目中無人的樣子，不禁更是憤中火燒，厲聲叫道：

「金蒲孤！你既然知道我們來了，為什麼還裝著沒看見？」

金蒲孤哼了一聲道：「我不是跟你們定的約會，自然不需在招呼你們，石廣琪呢？他可是怕死不敢來了？」

那少女怨聲叫道：「胡說！我父親不會是那個人！」

金蒲孤對那少女淡淡地瞥了一眼，牽牽嘴角鄙笑道：「聽說石廣琪六十歲時才生了一個女兒，拜在關外長老白老人門下學藝，大概就是你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少女咬牙不語，旁邊的元妙真人代為答道：「這正是石老英雄的掌珠石慧姑娘，她因為途中有點耽擱，前天才趕到……」

石慧這才咬著牙叫道：「姓金的！我假如早到一步，絕不容你在我父親的壽筵上那樣肆狂……」

金蒲孤哈哈大笑道：「你沒有趕上給你父親拜壽，卻趕上替他送終，還不算太遲……」

石慧眼中突然湧起閃閃亮的仇火，使得他噤住了笑聲，故作平靜地道：（九）

「兇手在洞口處勒死被害人，然後再把屍體拖到這裡，並且用落葉掩蓋住拖拉屍體的痕跡。」

金田一耕助藉著手電筒的燈光重新確認屍體時，不禁大吃一驚。

死者大約六十歲左右，留著斑白的短髮，皮膚因太陽暴曬而顯得黝黑，不過五官倒是長得十分清秀。

姬野東作個頭不高，身子骨也不是很硬朗，所以遭人勒斃之後，整個眼窩塌陷。

此外，他身穿黑色長褲，褲腳往上卷，上面還穿了印著松籟莊飯店標誌的制服。總之，他的外表和一般的園丁並沒有什麼不同。

不過金田一耕助在檢視死者的過程中，卻意外發現纏繞在屍體頸部的東西並不是普通的繩子，而是紅色的毛線。

兇手將長長的紅色毛線來回併成十幾折變成粗繩子，再用這條粗繩子勒死被害人。

看來姬野東作在被勒住脖子之前，也曾奮力掙扎過，所以多出來的毛線猶如蜘蛛網般地纏繞在他身體上，毛線頭則落在落葉上。

「金田一先生。」

局長蹲在死者身旁，慢慢地說：「這好像是神尾老師的毛線……記得我們在偵辦案件的時候，她總是不停地織著毛衣。」

「也許是也！我曾經見過她有這樣的毛線。」

「這麼說……難道是她？」

「這件事可能要問問神尾老師才容易瞭解。」

等會兒我們先問她為什麼毛線球會出現在這個地方，看她怎麼解釋吧！唉……難道這和昨天晚上佐佐先生的命案有關聯？」

「是啊！否則怎麼會在短時間內發生兩起不同的命案？難道是這個人目擊到佐佐先生被殺的……」

「有可能。可是局長，照你的說法，這個男人不是從昨天傍晚起就不見人影了嗎？如果他是因為目睹兇手行兇才慘遭殺害的話，那麼這段時間他又躲在哪裡呢？不，他為什麼非要躲起來不……」

「這個嘛……還真是棘手呢！可惡，姬野東作到底是為了什麼緣故而殺死？」

局長脫下帽子，搔著頭，又說：「對了，金田一先生，還有一點實在令我百思不解。那個叫文彥的孩子為什麼會來這個洞穴裡面？如果他祇是偶然經過洞口的話，根本不可能發現屍體……」

「局長，我們再往裡面走走吧！」

再往前走兩三步就是洞壁了。金田一耕助從局長手中把手電筒接過來，仔細檢查洞壁，突然間，他「啊」了一聲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發現什麼了嗎？」

局長看著手電筒光線照射處，祇見牆壁被人鑿了一個小洞，而且附近還有一點一點的蠟油滴。

他不由地揚起雙眉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這不是蠟油滴嗎？」（五十五）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那醫生並不迴避我的目光，而且，很有迎戰和挑戰的意味。

我祇有時間向他看一眼，看了一眼之後，迅速地轉著念——先肯定我以前未曾見過他，再把他給我的印象加強，然後，我又集中精神去應付那老人。

這時，黃堂提了出來：「醫生有什麼法子，可以使老人臨死之前有短暫的清醒。」

那醫生竟然冰冷地回答：「生命是由上天主宰的，我沒有權利去改變。」

如果他不是醫生，說出這樣的話來，可能會叫人覺得他大有哲理。但是他是醫生，醫生的責任就是要盡一切可能改變生命中的生老病死，所以他這樣說，給人的唯一印象，祇是「混帳」。

溫寶裕首先忍不住，一揚頭，我知道他這時如果開口，說出來話，必然不會娓娓動聽，所以大聲咳嗽了一下以阻止。連胡說也沉下臉，發出了一下悶哼聲。也就在這時，老人死了。

第三部：疑義相與析

老人的死亡，本來是意料中的事，可是當死亡終於降臨之時，也仍然使人愕然。

先是突然靜了下來——自老人喉際所發出的古怪的聲音消失。接著，他的雙手，已再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和地心吸力作抗衡，所以垂了下來，落到了床上。

再然後，大家都覺得特別靜的另一原因，是幾副儀器中，沒有了任何響聲。老人的眼仍睜著，我第一個伸手，想去撫下他的眼皮來，那醫生和我幾乎同時出手，所以一剎那間，我和他的手，伸向老人臉頰，相距極近。就在那一剎間，我忽然起了一個念頭，那是一種衝動。源於剛才，我想伸手去按老人的「百會穴」，卻被那醫生一下叫破。

這證明這個醫生對於中國的傳統武學有很深刻的認識，那可以說是一個奇特的現象，用現代的教育制度訓練出一個醫生來，先要經過小學、中學的階段，再要經過大學階段，至少多佔據人生十五年的時間（是不是真需要那麼多時間，那不算是一種對生命的浪費，那是大嚴肅的討論題目），而要在中國武學上有造詣，也要花同樣的時間，絕難同時進行。

但當然也不是不可能——可以做得這一點的人，必然有異常人，十分了不起。

那醫生年紀很輕，看來從大學出來不久，他五官端正，可是樣子普通，和原振俠醫生那種異乎尋常俊美，當然不可同日而語。可是在他青春煥發臉上，有著一股充滿了自信，不怕接受任何挑戰的神情，那並不是咄咄逼人的挑戰（有那種神情的青年，十分可怕，就像是鬥雞一樣，層次甚低），而這個青年醫生，他的神情，是十分肯定在表示：他有信心接受任何挑戰，不論是什麼難題，是什麼困境，他都可以應付。（二十八）



換一個新娘

夢佟

「爺爺，曉萱她懷孕了，我要當爸爸了。」

答案一公佈，整個客廳的人情緒為之沸騰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從頭到尾都是白擔心，而且根本是可喜可賀之事。最快樂的人應該屬何少谷和羅友豪了，他們又要昇格當曾爺爺了。「太好了，沒想到我盼望已久的願望終於成真了。友豪，我們兩人身份又晉級了，這回要當曾祖父了。」

「對啊！我不祇是當了曾祖父，而且俊之也來我的公司，這人生真是太美好了，我們兩人可以放心的退休，並安享晚年。不過，我還是有另一個希望，是希望曉萱也趕快懷孕，那我會更加的心滿意足。」人一老，從希望當爺爺奶奶，便接著希望當曾祖父母，就算是叱吒商場的何少谷與羅友豪也不例外。

「爸，您就叫俊之和曉薇多努力一點，這樣您就可以再添個曾孫子！」羅浩正這一席話，可說到羅友豪的心坎裡，但是曉薇卻被她父親的暗示，羞得滿臉通紅。

「爸，你怎麼可以這樣告訴爺爺呢？」曉薇含羞帶怯的輕責她父親，惹得大家開懷大笑。

「曉薇，你爸爸他可是是一片好意，除了你和俊之的事外，奕恆也該結婚了，」何少谷其實始終記得奕恆還沒有對象，而他的好朋友羅友豪的兩個孫女兒都結婚了，讓他更希望奕恆也趕快安定下來。

「爺爺，你別又提到我，我才29歲，人家穎奇已步入32歲了，他都不急，我又有什麼好急的呢？」奕恆才不想太早步入禮堂，他還沒有享受夠單身貴族的生活。

「奕恆，你可別陷害我，我和你可是井水不犯河水！」穎奇最崇尚不結婚主義，他可不希望眾人將眼光移到他的身上，而且也不希望介入他們兩家人的戰爭。「你們兩個都一樣，有空我得幫奕恆物色對象！而穎奇的事，我會告訴你父母親，叫他們多逼逼你，你才會聽話。」何少谷和他好友羅友豪成就一段好姻緣，此時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好姻緣出現，生活才會更有意思。老天！奕恆和穎奇兩人不得由一陣苦笑，一旁乖乖聽人家說話的曉萱，也興起幫他們兩人牽紅線的念頭；不過對付他們兩個人得從長計議，才能穩操勝算。「爺爺，你說得真好，他們兩個人的確都該娶老婆了，否則獨身太久的話，倒楣的可是世間女子呢！」「是啊！奕恆、穎奇，你們也該定下心來了，像我和曉萱這樣不是很幸福嗎？」

你們該學學我才對！」對於奕恆話，最得意人是曉萱，但是奕恆和穎奇卻一點也笑不出來。

「哥，我猜我和穎奇對曉萱這種刁蠻型的女人，可沒有你那種能接受挑戰的勇氣哦！」奕恆的話又惹到曉萱了。

「我有什麼不好的？你還不見我得到像我條件這麼好的人，也不照照鏡子，你們這種公子哥兒型，也祇配妖艷型的女人，真正美麗女人，是看不上你們的，知道嗎？」

「我們是公子哥兒？不會吧！眉清目秀我倒承認。」對奕恆的回答，曉萱祇是不屑的輕哼一聲。

「奕恆，你和穎奇喜歡哪一型的人，我們可以請曉萱和曉薇幫你物色對象。」（九十二）

玉嬌梨

作者：荻岸散人

蘇友白因見吳翰林將前情細細說明，心中無暇追悔道：「早知燈是火，飯熟已多時。當時不細心訪問，當面錯過；如今東西求人，尚不知緣分如何？」又想道：「白小姐之美人稱揚，似非虛贊。當日後園所見卻未必佳，莫非一時眼花，看不仔細？」又想道：「我問他自有一女，已許了人，或者看的是他，亦未可知。」心下終有些狐疑。

不一日，蘇御史來京覆命，父子相見，不勝之喜。蘇御史道：「你功名已成，祇有婚姻了。我明日見吳瑞庵，求他週旋。我再寫一書與他，料無不成之理。」蘇友白因心下有事，急急打點要行。蘇御史見憑限緊急，也不敢苦留。又過了數日，就打發蘇友白起身。蘇友白此時就有許多同年及浙江地方官餞送，好不興頭。正是：

來無冠蓋迎，歸有車徒馭。止此一入身，前後分恭倨。

蘇友白出得都門，本該竟往河南去祭祖，祇因要見盧夢梨，就吩咐人夫要打從山東轉到河南。人夫不敢違拗，祇得往山東進發。

行得十數日，就到了鄒縣。蘇友白叫人夫俱在城外住下，祇帶了小喜，仍照舊時打扮進城來尋訪。

不多時到了盧家門首。祇見大門上一把大鎖鎖了，兩條封皮橫豎封著，絕無一人。蘇友白心下驚疑不定，祇得又轉到後園門首來看。祇見後園門上也是一把鎖，兩條封皮封得緊緊。

蘇友白愈覺驚疑道：「這是為何？莫非前日是夢？」再細看時，前日與盧夢梨同坐的一塊白石依舊門前，四圍樹木，風景宛如昔日。祇是主人不知何處，恰似劉阮重到天台一般。

蘇友白祇管沉吟惆悵，不期隔壁李中書的家人俱是認得蘇友白的，在門前看見了，即暗暗報知李中書。李中書此時已知蘇友白是簇簇新一個進士，巴不得要奉承，忙叫人四下邀住，隨即開了後門來迎接。祇見蘇友白在盧家園門首癡癡立看。

忙上前作禮道：「兄翁聯捷，未及面賀為罪！今日降臨，為何不一先顧，卻在此徘徊？」

蘇友白忙答禮道：「正欲進謁。偶過於此，覽此風光如故，不覺留連。何期驚動高賢，乃承隆重。」李中書一面說，一面就邀蘇友白進園中來。二人重新講禮。

禮畢，李中書就叫人備酒，定要留酌。又叫人去請錢舉人來陪。蘇友白因要訪盧家消息，也就不辭。（一〇九）

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服務項目

- 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
- 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, 國際搬家
- ◆ 陸、海、空, 複合式運輸
- 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需要運貨到 其他國家? 歡迎來電與 我們聯絡

Tel: 636-489-2188
e-mail: 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美中佛教會地藏殿

地藏殿現已正式啓用, 服務社區與信眾

殿內裝璜永久骨灰壇存放設施

單人位和雙人位兩項; 還有存放永久往生牌位及供奉地藏菩薩長明燈

諮詢單位: 美中佛教會
299 Hegar Lane, Augusta
MO 63332
電話: (636) 482-4037
傳真: (636) 482-4078
E-mail: info@maba-usa.org
聯絡人: 空正法師, 空實法師